

壽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

門人金華宋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蠻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賊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



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莽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歛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

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穆宗繼而幸其有所扶持馮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穢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

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寓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漠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足雖高宗之慈懦猶讓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繁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歛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

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群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絀封禪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

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
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露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
於是假爾泰龜用以上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露無所
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露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曾端策乎元龜度揭我以吉繇兮曰遠
行之不疑曉滯而弗立兮年偃蹇以失時祇自奮而復蹶
兮豈玉露之獨吾欺惟玉露之神聖兮諒天道之秉為練
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危何嘉林之養壽兮撫芳苓
以教嬉遽清江之授節兮竟豫且之見羈將露繹其果儼

兮爰眦高手卜師矧梁米及夫稊黃兮幸錯煖而無遺真
古今之至寶兮寔誠敬以自持曷玉兆之罔信兮匪巫咸
其孰能詰斯嗟童髻之我恪兮展素書以延竚歷壯志之
未及少試兮迄環堵之恒處彼周路之砥平兮喜掉鞭而
騰翥此崑谷之險幽兮闕蓬蒿以畸旅况卑污而蹇淺兮
久屈蟠於泥工迺虛夸而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
無徵而悉合兮行無實而畢舉用靜作之在人兮何冥頑
之不吾告語緬天高而地下兮聿依附以相成尚祁寒與
暑雨兮或怨咨以為聲當耘耨而務植兮迨負擔則資羸
每詰號而銜齧兮競馳騫以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蹇
躅而不行顧秦肥而楚瘠兮恍肝膽之相攖窮心思其恣橫

兮蓄利欲之捨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應萬
育之異情粵陰陽之雜糅兮肇品庶之馮生宜洪纖動植
之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徹兮却蠱
核乎厥靈奇厥靈之伊赫兮僅枯骨之我鏗胡文章之不
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竭精信乎不內而務外兮故卒與
俗而咸謚為氓自玉靈之有言兮庸一泯於至默雖吹蕒
而我瀆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弓兮孰體色而墨
坻楚靈投詬而終不汝界兮關朗豫占而任德茲一息之
尚存兮幸五官之識職諒用舍之無與於已兮庶藏脩之
是方柰自治之不勇兮敢罔稼而欲播母謂龜策之不能
以知事兮極神靈之不可測

竄宜楸辭

予自一二年來病既久而日以嗜睡睡又多夢或謂予古
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楸蓋竄之乎予每恠夫病之亟矣
惟睡為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紛拏膠
擾不遑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宜有也作竄宜楸辭
伊我生之多病兮迺獨處而向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身
心之舒愉幸世紛之刊落兮寄吾夢之宴如等百年為一
指兮謂八極其遽廬昔宰予之在聖門兮曾譏斥其不可
雕朽何儆戒之遽忘兮恐宴安之或踰豈宜楸之每為我
崇兮竟淫荒其迹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敢自陷於非夫
惟枯瘠之若茲兮卒戰兢而自勵凜形骸之欽肅兮召魂

魄之迷潰竦志不而汝擊兮充氣楮以為衛抗搞梧之不
復瞑兮麾狂藥而弗嚙拔晏華之根撥兮斂邪壘之譏誠
尸蟲穢雜而不黨兮病纏綿而何瘳歟天地之一清兮芥
聖賢之吾對湛露荷之寂然兮蘊妙蹟之無外精思慮其
若一兮致事為之弗闕信茲魔之釁逐以不返兮吾益見
其通明而同害嗟早歲之我痼兮柰平居之鮮懽固精神
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殘迄口為之見枯兮徒夜寢之能
胖曷昇我以宵嘆兮思濟身之艱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
兮紛俗變之相干顧嗒然而欲一隱其几兮懼純素之弗
完文儒或弛其名譽兮劍士窳喪其怒瞋尚喧豗攫之
盡去兮寧呻吟吟藝而增昏信默默而時化兮直緜緜而

道存吾何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殫彼陰陽之交會兮
特感變之所起宜正壘之有占兮實稷輝之相倚緬古莽
之騰矇兮復昇落之跳躡豈幻化之往來兮孰夢覺之非
是歟吹藜乎死灰兮恍撓淆於止形接而謂夫皮膚兮
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兮且我蝶而彼蟻方雲霧
之倏為飛滅兮又雷霆之鳴燬貧何患而或盈倉庾兮賤
何辱而遽躋朱紫信苦樂之相乘兮罔動靜之可弭謂靜
定之可以自勝兮卒勦勞而弗已誠道真之不至兮故徒
與世晏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兮匪宜楸其誰尤肆操存
而不合兮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之不我壅蔽兮愈泮與
而優游更虛情之盡黜兮俾蓄孽之日瘳惟真人之無夢

兮在一默而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黃帝
與孔丘眇睛睽而咲傲兮發靈簡以歌謳顛宜楸之一竄
以不復兮用稽首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又樂是用作始教
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
而樂辭不傳後有博古闕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顯託而
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赫顛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群物與淪俗無上下親孰
父之爾駭爾狎孰綱孰紀泊乎無名澹乎無聲天地無作

聖人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民
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爾火
蚌蛤果蔬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尚安所施

逐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菱庶草彙生孰闢我區孰豐
尔茁標山砾川攢皮採實火無熅炎水無浩洋狡蟲斯伏
鷲鳥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庶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矧我勞勩愆我瘠捐揉木耒之剡鐵

耕之天雨澍之時風耘之維糜維芑維稻維梁弗尔穢莠
亦弗蓄蝗五穀告孰民人率育育焉熟焉自古有年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犬雞巷中麻麥
畝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臥則吐吐食則吁吁飢則求食
飽則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茲柰何不敬

建帝功六

昔在秦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鳥獸
文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弗燭
無險弗砥黎獻共臣蚊蠕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崑崙天霧被跡乾曜合元孰來蜚龍孰度
七圍人禽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曆既正
機矩迭乘帝予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忒
總萬物之極八

自有聖人我華鴻荒何毛何血曷弁弗裳維聖人富維聖
人壽聖人之厚萬物之昇熙熙乎和皞皞乎大道有自然
德無疆界爰命樂師投足握卷欽茲念哉天下攸歸

右葛天氏八闋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載
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其缺
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也然今
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之下何獨

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世代曆紀者尚矣自皇雄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徙要皆不能以必得其實者况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合乎上德依乎下恬澹而神明內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凜焉而秋肅陰陽之氣畜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闋操之必以牛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雄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籥前後相

耀彼此相襲是蓋近而英威韶濩遠而巾拂鞞鐸之所自出者也近古以降大樂官失職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有賴乎西域龜茲之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訛謬失節至使蜀一點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鎔金鏤石崇牙列簾足以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消融其查滓者無復可見而淫藝邪僻驕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醜不之恤子女獲擾舉聲號噐杯盤狼籍頓足跳踊則已雜出於鄉邦聚會賓客讌飯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者耶此予重

有取乎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也後有聞者得而歆之且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矣又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黃帝以下六代之樂與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襲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末造而猶可以得返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予是以特錄其辭而又論之尚庶幾乎大樂官之採擇

嚴陵馬君仲珙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珙父卒家凡歷六替始克葬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之不昭於時乃作茲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歎馬君厥姓維嬴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奢也

善兵爰邑馬服開國秩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援介戚里融振儒聲逖焉鉅唐重續治經孰揚天朝燧握節旌信茲苗胤何代弗榮播尔宗譜百世一程故汴之遷視杭作京靖念尔祖榮科騰英敷歷州縣執持憲刑鴻踏鳳翥玉潔冰清徑躋法從領袖明廷端紳指挺實棟國傾維言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夥有簪纓世祿日遠家擅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君自幼鍾厥豐偉長而好學耽翫書史昭茲六經卓有根柢老傳後先搜摛章指孰王非綱孰聖弗隨發揮義殊談論蠶起恣觀百家涉獵衆技傷墨交機德刑迭燬鴻荒迄今王霸臧否薄海內外華戎遐邇孰詩孰賦鏗合宮徵或玄或竺彪別邪詖我常謂多君謂道咫

泓涵浸潤吸嶮峭君不自註蔚為秀士立辭摘藻聞者
風靡自君既壯聿有時譽矧學之欲弗據要路緬爾祖德
敢憐我故熾爾學業肯墮我素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聞
伊楚矜懣弄鷲彼哲此鰲揮霍吞吐聚焉風雨散若雲霧
孰王弗雕孰金弗鑄匠般何人文梓弗遇惜哉數奇得此
遲暮誰非退鷁擔不脫免我擔我登爰告我渡我吏其儔
律我章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嫖菰城南里雪浪煙對人皆
儔顯我獨儔誤君何不泐復奪君遽豈無文學尚寐無寤
千載一朝界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尔身既具四體孰儲
尔神何言何默既咲既顰何冠何履被服襍襍孰羸尔學
使尔有聞孰嗇尔仕忍不少延維其生之天闕弗完豈如

無生官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權紛綸變易渺是天淵
愚蒙者壽智勇則顛甲汚者寵藻麗弗宣顏駟蹇剝至老
乃遷劉書擯斥厥有詆言言念君子過彼二賢嗟嗟奄迫
命不可攀蓋予羈紲曾奉顏色爰受君詩僅識繩墨君不
鄙夷忘我年德我心尔諧略我儀飾我來自東我病殊極
君苦我留撫茲衽席陳薦酒肴翻倒琴箏一年一集歌咏
忘食云何遽離久不我即我邇于西遇君逼側大江作潮
我溝我洫鷺鳩搶地我覆我翼曾是茲秋嘉節是逼柰以
賞心強欲登陟滿天陰雨被蓑著屐故交何有獨不遑息
剗然長嘯崑崙閭覲慘悽中人展轉病極君生窮窶君死
豪特新亭之里痛此窳窳我今誅茲玄石弗泐嗚呼珎父

是用哀惻

春秋胡傳補說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
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泚艾之故今
胡傳多與程說相為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
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衆又况
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父讎未報
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間者嘗讀胡傳
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
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
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

而為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為聖人命德
討罪之言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
要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臯陶之明
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
典禮經言不復赤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
亦皆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
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特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
天下之邪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
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
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
治亂亦異是謂權義存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

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
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
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
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
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
王聖人曰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曾無奸暴之俗
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為舉國不可
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
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
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寢濫乎嗚呼二或之
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

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
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為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為傳會分裂
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
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為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
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
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
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
綱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不循之不
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
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
誘註最為疏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拆章數竄易字文
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噤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寔已失矣
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一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
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
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略也宗人正傳嗜古
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
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放錢藻姚宏等本

叅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
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
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
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
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學業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
德舉或以言駁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
為熒惑變亂而情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
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豈不以世之纒人傷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
此焉而進用矯偽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
無所往而不韃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

漸為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
且有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
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憊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
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曾
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能恤析言
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
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
而行之孱君弱將纖兒佞妾劫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
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巧為文飾勢欲離合強相傾
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倫亡而後已嗚呼讒邪

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
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偽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由於
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
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
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悉以
為古之讒說可聖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
乃從而是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廢歟雖然
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
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
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
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變至

於排難解紛成疆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
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第代厲之流揣摩闔權謀
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其讒
邪之說罔知義理而偵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
非後世庸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先聖王道德教化
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為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
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
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參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
權術相傾議臣逢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
未嘗有一言語之變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
力摹擬而為之亦且羞濕畏懦哀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

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為先秦之
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
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
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
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
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
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
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
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

豪智勇閫爽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徒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為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己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願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

為偽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違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邠之間遺民強負義士壺箠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蜎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然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

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鉄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嘗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喟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蒿

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籍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今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臯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荒坵牧豎悲歌踈踈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一

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

門人金華朱濂編

鄉子嘗見永康先生胡公錢唐寓舍為撰

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充得其父兄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

舍之或不同者蓋自近世周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

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謂其學之所出者遠有端緒

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寔本於壽峯佛

者之徒先生至為論辨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

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

能能以並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

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

俞酒人因得陪四川大幕府未議號稱南中八士及宋內
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遂召見意謂先生且大用復出而教
授廬陵凡歷數任僅尔沒沒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
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嚴恭寅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
信此其道術之正仕處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
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苟然之故而遂已者哉
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黧唇嚙掀而
不閉黠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
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尔家甕之盛酒者乎夜
甕或不覆則酒旦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
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及予自燕南還予又

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驥生建安虞光祖及
金谿傅斯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
之觀人者自夫出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尔等
得無頗有怨尤者乎傳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
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龍
故尋行權墨益見其為學術之弊意者其幸發金谿之故
積而少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
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藁而
且繼之以涕泣不能自已嗚呼臨長川而後嘆逝者尚可
得耶尚可得耶

范氏筵筭卜法序

筮筮卜法者本楚越間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筮筮之
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
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計多寡
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其仂然後一時之吉
凶從違休咎福既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
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機者乎蓋晉越相范
蠡曾與大夫文種事僕上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
蠡種實為楚人而往仕越悉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
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筮鈔決之奧治國臨政謀
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欲越以霸強何蠡種之能有以盡
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太一六壬玄女遁甲風

鳥雲氣之道越王勾踐宦吳吳將赦越蠡占則曰王聞喜
時日加戌時加卯功曹為騰蛇青龍在勝先是謂時尅其
日用又助之事不利而有傷已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
勾踐歸國越既治吳而蠡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蠡蠡去時
陰画六陽画三後入天一前翳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
止者言則死視則狂已而蠡去勿復追吳越春秋且載其事
而史記特推蠡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勾踐之還
臨明堂悉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脫有不
合則指為事犯五門初未審所謂五門者果何術也吳越
春秋蓋輯於東漢趙擘或時漢季頗以天文讖緯九宮八
卦占候之書為內學而擘自以其說勦入之欸不然史記

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者蠱種母乃酷似之狀是故世
之學為天目計神孤單閉杜奄迫關格制客主別勝負之
術者每託於蠱而行之蓬筮之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
陰陰至而陽陽節剝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重固又且游
觀乎天地四時羸縮進退以為常是豈但古之善用兵者
為然哉雖一恒人之欲卜其動作云為亦不過此而已夫
然故微而思慮之所形著而言行之所廢至以天地之靈
變鬼神之幽蹟而吉凶悔吝之來若有應焉誠有不容揜
其偽者雖微端龜正策旋式布禁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
知而預定矣又况達賢君子出入起居浩乎與天同運發
彌施令宥乎與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蓬

筮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雖
然越王勾踐之陰謀譎術苟他無所徵纖毫瑣末類出於
陰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霸必也五穀
蓄金銀實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是以之王心之疑動越
民之所欲報讎而威敵者則庶幾焉是故今一恒人之所
卜雖以民俗間小事亦必天地之氣應與人事相參乃可
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為枯骨著為朽幹猶不必泥况蓬
筮之細者哉予具錄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矣

唐律刪要序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賾難省故頗刪其要且務觀乎古
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夫古者先

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怛刑斯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僞儒生積勢強暴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當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錡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偽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之

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紀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孟子蓋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偽而不得用非自棄歟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嚴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狙詐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為

效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之供調不聞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盛者雖然閩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諉為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而漢以寬仁擢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為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儻者為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粉飾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至於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民命傷痍國脉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

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已於是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筆十九入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庶則每以書判枝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為空言此殆儻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效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儻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儻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為後世之龜鑑矣

儉鮮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

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養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直若晝夜馳駟民人困危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嚴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蠹

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矢鏃之警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般將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氈罽青齊之絲纒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罄罄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高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聚

聚衣服舟人之子能罷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刑於上杼柚其空日困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敦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恠之閭丘生曰臣聞大王來將來勞大王願

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庶絀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家之學學曰夥傳曰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

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迺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婁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

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博之尚少而東漢為盛東漢以降
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
詁嘵嘵謹咋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未異
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
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
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
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
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
自其此心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
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
於此也蓋昔唐肅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

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
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序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
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
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
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而
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
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
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

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
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
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是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諸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
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為齊弱久矣
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以義以討天下
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
衰矣晉藉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必
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魯以繼之則
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

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
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
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
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
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
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
西周末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
起則霸王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
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
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

問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為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子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搜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

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諸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亂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空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語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柰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諱哉子曰微諱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

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弒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

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孟子弟子列傳序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與淳于髡直到荀卿墨翟尸佼長蘆子白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

同道柰何同傳將以孟子實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
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
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
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僞自飾吳起戰士
也乃以僞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
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
好辯而已僞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散之矣豈太史公徂見
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
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
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
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

之餘徵家語弟子辭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
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
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嘆有
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克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
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
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
雖太史公不能具知况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
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
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唯唯然略法
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
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

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野臂子弓漢儒林傳
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傷江東野臂子弓
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
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
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
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
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
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又所謂溝惠
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
同門異戶者如此又况鄒衍奭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豈
難恠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

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
益以高第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鏡歌騎吹曲序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
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自蜀
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江南春
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封畢路藍
縷以啓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國大江以南
半為山海險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所以極衰於古
而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
秋之世吳最強越乘其弊而蹙吳越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

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
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吳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
中固大國也會不旋踵又一析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
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人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
江西一境人民戶口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
之淵歲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
粟漕運牧養灌溉之利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
蓄而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昔景
德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
和為虞真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棄之苟與而已宣
和京師之圍未嘗一日不戒也而內廷之費不計其

禍之已成也而行之馴至元朝之大壞可以監矣開
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之
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
實已久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可乘大
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東十數郡
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然彼以既衰
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歲幣遣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
之也况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貢
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害國曾不之恤紹
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
而縷數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弊者極矣買公田

造關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嘗日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祿十有餘年不散南徧江淩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翱阜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為鏡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晉未及肄樂府今

朝又擬夫宗元者也鏡歌自日出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邸吏謁故主凡十篇云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二

門人金華宋濂編

樂海遺錄序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云思齊子
 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特崎嶇山谷購募義
 徒畊田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
 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
 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
 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柁橋首尾
 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奔聊
 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
 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

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單入城與權
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
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
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
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
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
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
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唐末
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
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
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偽臣以治終不足以

盡復半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其亂北兵南下急若
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
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大江淮以為固久
之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
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
多殆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
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十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
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夫
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
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子少
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

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如坐無几席一子名凌每俯
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骨蘭筋備盡
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飢然竟無
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
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
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
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采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古詩考錄後序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
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
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高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為興魯

大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
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
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
所發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
以其辭裁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
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猶得為漢雅樂之
所肆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
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朦朧之任未必能勝夫齊
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
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之聞韶者則從
容和緩觀武者則鼓揚蹈厲是獨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

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聖古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
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沈休文之樂志王僧虔之技錄
自能辨之苟以其辭則今無越乎黃子之所集者吾猶恐
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
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
固未始嘗為平仄固未始嘗為仄清固未始不叶為濁濁
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四聲
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老乃用是而補音補
韻先傳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
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待於叶而自能叶焉
者也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

采詩之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設吾無以聲為也若夫今之
言詩既曰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為律
者何也又安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為至哉考乎古
者考此足矣試以是而復之黃子序于末編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始於一
有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
八九六之策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此聖人所以
觀變而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者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自其大衍之五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
之一是皆天地自然之運又豈待乎人力之強為者哉何

則一定者理也。雖其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之消盡，且可以數莖之著，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為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我自秦滅六經，易以上筮，故存漢雋林傳、孔子六傳、至雷川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太守京房則又受學外黃焦延壽，不與何同。漢初河內女子始獻易說卦，蓋與老子同藏於瓦甓，而屋墻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入。故世之稽吉凶、刺休咎者，徵焉是果。吾聖人之遺音，幾亡則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為世對待以世而為其主之相者，為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肆者，為飛摩乎所配而陰陽終不脫其本。

者為伏起乎世，應周乎內外，終始始而後動，文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為能探河洛圖書之蹟，家自以為能發周孔文象之蘊，餘則或入於淫瞽方技之流，與易大相遠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各理論易，而或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廢者哉。括蒼陳生嘗出大衍易數一卷，間為予占考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八故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八。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處定其坐，作動靜之殊，或以字之所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四千九百六十，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

也豈彼生者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
生盡歸而務求其要欤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秦階六符經後序

秦階六符經者本黃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
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之變定上心之侈者應劭仲
遠又疏其文頗類甘石諸人所為託之者也蓋古昔聖人
之論陰陽五行者尚矣幽贊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
其故乎特未嘗膠於多忌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說也苟曰
乾坤開闔莫非一造化亭毒之妙某言必有其徵某事必
有其應喜樂好惡出於人之情饑饉華泄電與於天之治天
人兩間似皆有以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管

窺蠡測而已矣自劉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
直日用事董仲舒睦孟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
異之驗或身遽以死或國隨以滅迄不少故然而天文月
令讖緯術數百家雜起不曰龜龍河洛洞幽靈之府必曰
鈴決冥奧覈禍福之源蠱談而角辯啓穴而鑿庸抵足以
長姦偽而其不足以祛邪惑者大率漢世世主以是論政
儒生以是論學何其泥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庸詎有若是云云者乎當東方朔陳是
說時上始為微行行暴肆侈越制三度舉教屋鄔杜陸海
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失業父子相食
斯其為人病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脩吾事以畏天可

也日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天之為也人何與焉天豈右世之小丈夫然哉恣然喜頽然怒人人而欲應之以吉凶妖孽之決也一日之頃雖千技百變而為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為天人為人毋相瀆也至其所以兼統而一貫之者昭昭冥冥理無變氣有變也然上初即位天表已多變關東大饑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考之人事則猶未有可感者變回自作哉將人子未嘗有過父母乃先作色以待其有過固不可也使朝廷多欲之心一窒文景富庶之政未改是且委之天運之適然者歟抑亦君德之勝為足以銷天變之迭至者歟不然未可知也而今乃欲以膚學諛聞者甚之則非矣揚子雲曰通天

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嗚呼伎而止者此非黃帝書也甘石諸人所為託之者也雖然觀是者又可無畏乎哉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唐僧一行梁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中善用八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為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為經日月五星皆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二百六十

五度有畸之內與之為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
異秦漢以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
州郡疆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東南有
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
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國星又與前十二
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十二次則為玄枵星紀
之交當十二國則為齊吳濱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
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有定屬也雖然北極居天之中常
在人北北斗實為帝車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
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涇水北斗已

南迤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
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一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
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道曆
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縮
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內
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少測之哉它則紫氣以祥
彗孛以妖羅喉計都以蝕神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
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辰本星是妖星為異老子之
出函谷紫氣臨關亦是氛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為
蝕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
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

韋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寶婆羅門伎士而曹士為
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為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
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
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之草木春而榮秋
而槁條而斂聚忽而斯盡亦其宜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
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末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
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
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
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剖為是法者亦且
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持采別說以序之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臣其姓族邑里或
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
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
清淨自正無它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
文成五利之徒透誣恠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
一致槁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
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偽者方以天文卦候
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
啓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
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偽者當天下多故欲自
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

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
觀天隱子冲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
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
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
誣恠譎者可以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
傷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傷者則曰此氣也
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曰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
化溟滓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
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
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恠而不
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

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
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
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
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
語曰大彭豕鬻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
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
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
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
禮矣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
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
旋樂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

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
有夫又何謂乎尺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
上廣樂而閑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
天下分為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土宇
曾未幾何南北兩爭先岳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
我朝興焉一麾而克南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
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
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懸著
恐籍今則不聞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贏而往濟西

北之不足頤獨何哉嘗聞古稱秦雍為天府齊地負海亦
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寔為不及宋承唐
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路外制兩國遼得燕雲三關之
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太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於
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遷吳會荆襄兩淮又為邊面而應
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窳險平世金
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徒示夾攻黎雋奇兵竟
成幹腹由是兵燹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
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奉正朔保境息民
蓋至宋移蹕江閩嶺海之所奔轅及其既亡又未嘗苦操
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產猶足以

為天下最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為散州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廩要亦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臣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以久而可成功苟嚴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令之世每以三歲為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

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土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為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捺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稟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付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

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容盜臣常俸至不能自給或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為空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師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蒞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為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邠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賑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蒞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

言典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出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乎上已而山東獒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貼征誅殲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蒞政理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者蓋視唐宋之故典為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

本歐陽子之所集為疏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予亦過論矣哉

樂府類編後序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
隉雜摹擬盜襲層見間出厭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次辨
其時代且選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
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播於聲者也太史采之
太師肄之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
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脩
之燕代荆楚稍協律呂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

馬相如之徒徒以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
之樂府傳及魏晉流風寢盛而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
呼今之去漢則又遠矣故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為
古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頌獨
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
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
尚存及其末世代北蕃夷風少戰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
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辭為盡有之欲
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矣雖然漢承百王之敝治不及
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遠甚是故秦彌列地國
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趨於弊蕃戎

構難隴右陷沒侵陵侮辱蹙我場疆而天下之勢卒以歲
處於邊環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
亂亡之戚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
致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
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
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則又必因其言
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
至予聞唐有宋沈者開元宰相璟之曾孫每太常樂工奏
伎即能揣其樂聲之休咎遇有工善篋箒者且曰彼將神
遊墟墓伎雖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衆工大驚夫以春
秋之世鄭之七子嘗賦古詩而趙孟欲以觀其志之所向

然今宋沈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人死生貴賤不遺毫髮
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為樂也詩殆難言矣乎今之學
者深沉之思不講而講為麗踈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
而益為疴寒簡短之音此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
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誦於宋沈者也予故論之使後之讀
是編而欲學是詩者可不慎哉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
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
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
劉賈之遠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

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曆本
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然說經多依遠
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
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
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
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
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五貴之
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
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
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
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

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
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蕡序蕡太
和中對賢良策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
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為上下蕡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
仲舒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言之壯哉蕡
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韓許三變而韓
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
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為之序幸得掛名經
端以蘄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

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亦未甚為學者輕重惟子厚答
元饒州書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
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
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
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
羅旁魄輳轄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
學往予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金泰
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
七卷微指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
正義及宋之盛說者咸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為一
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

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歟雖然啖趙陸
氏未可數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之外口傳耳剽
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或末之思也
夫

春秋折衷後題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下三致少變
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二一經
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
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為宗公羊氏
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
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

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為左氏志臣先
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
四卷穀梁慶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
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寧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
氏釋病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
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今
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
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舛不以
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
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
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子謂非
經也哉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
脫藁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後諸國赴告故又博
採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叙謂聖人悉徵百二十
國寶書傳者後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
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
擣杞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紀事王道衰

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二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常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于左立明觀史記自隱公訖于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脩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至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

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辟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唯古之官名得之剡子它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曰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伯而魯事齊晉文繼伯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春秋通旨後題

曰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後
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
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
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
胡氏傳春秋時光克南渡父讎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
去戰主和寤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
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
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
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
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
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

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
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
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
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
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
且斲死會夜月出即逝乃亟被鞍躍馬彌積戶間見其解
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
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
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
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
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

嘗召見曰我欲取宋鄉可道守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二

附錄一卷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

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柱國追封勃國公妣金氏追封勃國夫人父諱直
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
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
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
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
命騷之言崇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
南山有堂詩中語更令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
與群童教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
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來杜鄴傳謂曰
尔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第一

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
出所藏書畀之讀巖南北並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
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
趣巖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林政不足多
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
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
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
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迺祐間貢
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
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
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

烏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拉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
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豈皆
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
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
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
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
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榛篁蒙叢似
不類人世先生日歎咏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將覽
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
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
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

音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
遷不當使與鄒衍稷淳子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
傳因刪去諸子並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
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
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王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
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
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
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
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蘆書院山長
未行而疾作衰風挾冷血交靛頰面壅黑雨脛罷孱不可

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
振忽夢作重汪綺贊覺謂人曰汪綺殤者也予自嬰疾以
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
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
治後事二子士諱士謚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柩窆鄉之盍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
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
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犬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
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
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
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變義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

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
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為長歌項
刻而畫屬對嚴巧文采綉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
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
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
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彙六十卷別如
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
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推古之作者則曰雖
渾瞻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
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
生諸作真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

愧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
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
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赤厥靈郁紛
輪困敷為至文降于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皇變化凌厲
動無方也雲流焱行品彙咸享於燁其光寂無聲也胡積
之腴不顯其施迓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
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
不祥也秦華嶙峋長河齋沄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
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
見矣是則文者固固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
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彛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
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
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
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故列之儒林以
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
如長卿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
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慕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
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
則研覈真偽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

續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
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
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
振之章皆不足闡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
生學于余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
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

附錄一卷



書